

憶 戊 金 門 (五)

劉 本 欽

大陸來歸義胞接待

金門對岸的極權暴政，使我善良的中華兒女，民不聊生，輾轉呻吟於饑餓、死亡的邊緣。暴君獨夫的毛賊、殘酷兇頑的匪酋和豺狼成性的匪幹等，固然是我們誓不兩立的敵人，但那億萬嗷待哺、急待賑救的老百姓，却是我們親愛的父老同胞，在他們的內心裏，無日不嚮往我國軍早日反攻大陸，蔣委員長（按大陸同胞對蔣總統習慣尊稱委員長）早日回師消滅毛偽政權，解救同胞。但他們在匪軍匪幹的層層控制與監視下，只有把熱淚吞下肚裏，辛酸忍在心頭，不敢言甚至亦不敢怒。夏桀暴君，民有「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的怨恨，正可作他們鮮明的寫照。人類的天性總是好自由，愛和平的，匪區嚴密的控制，控制得了他們的「身」，却無法絕對的控制了他們的「心」，無情而殘酷的鬥爭，越發加深人民對匪偽的仇恨。一旦遇有適當的機會，他們不是就地起義，參加大陸反共抗暴組織；便是離鄉背井，翻山越嶺的長途跋涉，以期逃離魔掌，投

奔自由。金門正在廈門這一座東南沿海大都市的對岸，隔海相望，自由與奴役，幸福與苦難，事實已經有了一個顯明的對比，因此便自然形成了義胞投奔自由的理想所在。

在我成金期間，對岸匪區的漁民、工人、農友和「人民公社」的生產隊長，民兵、匪幹，以及我遺留在大陸的國軍官兵和公教人員，不時乘船或游泳來到二担，大胆或小金門的岸邊，也有直接漂到大金門岸邊的。經我守軍崗哨嚴密檢查搜索後，轉送到防衛部來，我們特別成立了一所「來歸義胞接待站」，好好的安置他們。

金門來歸義胞接待站，設在大金門的一處幽靜的地方，裏面設備有宿舍、食堂、浴室、廁所、客廳、閱覽室、康樂室。宿舍又有「攜眷」與「單身」之分，寢具和一切生活用品，供應俱全。他們初到時，每人身上，大都是舊衣百結，破爛不堪，大陸民謠唱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真是不錯。我們馬上給他（她）們換上新的衣服鞋襪全套，使他（她）們真是「重新人」了。然後給他（她）們一頓豐盛的午（

晚）餐。記得有一次一批五十餘人的匪區漁民，在午餐時，他（她）看見香噴噴大盤大碗的魚肉，一桶桶雪白的米飯和一籠籠熱騰騰的饅頭時，大家都以驚異的目光，凝視着桌上的飯菜，垂涎欲滴，竊竊私語的說：「這要多少魚、肉、糧票呀！」等到他（她）進食時，還囁囁的問：「每人可吃多少」？經我接待人員答覆說：「儘量吃夠，不受限制」，這下一來，我會親見一位年輕漁民，一口氣吃下了九大碗米飯，外加三個大饅頭，事後他（她）們說，在匪區十餘年來，他（她）們從未見過，當然也從未吃過這樣好的菜飯，經常是吃不飽，穿不暖。「你們（指台灣、金門）真是在天堂裏過日子喲！」一位年老的義胞說了上面這一句話，眼淚奪眶而出，哽咽不能成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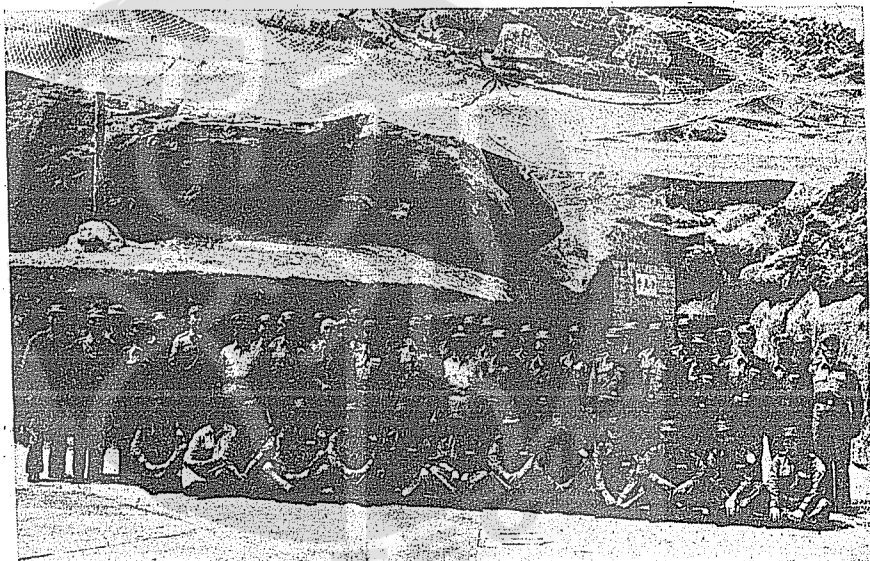
還有一次，一批來歸義胞五人，因為接待站已告客滿，暫時安置在金門城附近的一所樓房上，他們早上起身，在樓上可以看見金門城區附近人們活動的情形，也可看到市場買賣的狀況。有一天早上見到一位鄉民，推着一車豬肉上市，他們

衆口同聲的驚問，那一車豬肉從那裏來？到那裏去？我們告訴他是鄉間運到城市裏去賣的，他們又驚奇的問，「人民能有這麼多的豬肉可以出賣麼？」由以上的問話，可以知道匪區老百姓的生活，困苦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由於義胞不斷的來歸，我們的義胞接待站，一方面積極擴大容量，一方面也要加強疏散。除平時給他們適當的教育，教授他（她）們了解國家現時的情況，增進愛國心理，學習謀生技能外，更在附近開闢農場，分田分地給他（她）們自謀生活。凡在台灣有親友聯繫，願意赴台投親的，即時把他（她）們轉送到台灣，願意出海捕漁的，也准他們參加漁船出海，另有其他技能者，分別予以安置就業。這樣一來，他（她）們都雀躍萬分。而義胞接待站，也不致經常有人滿之患了。

從義胞接待中，我們知道匪區迫得漁民，都非痛恨共匪的殘酷統制，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莫不想乘機投奔自由。因此我們又想由消極的接待，進而從事積極的爭取與實際的解救工作——海上漁民宣慰。

我們與海軍合作，派遣登陸艇數艘，隨帶小艇若干艘，由軍艦護送，於適當時間，駛到適當的海域，在匪區漁船集結的範圍附近停下來，派出武裝小艇，突然駛入他們漁船集結區，邀請他們男女大小先上小艇，轉上大登陸艇，請他們抽煙、喝茶、看蔣總統國慶閱兵電影，參觀畫片，然後進食、飲酒，飯菜都是豐盛的。用盤餐方式，每人一份，用完後再加，然後向他們講說



民國四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總統蔣公
巡視金門在金門擎天峰與金防部劉安祺
司令官（第二排左起第六人）等高級官
員合影，第一排左第二人為本文作者。

將總統關懷他們的德意，叫他們團結起來參加反共抗暴行動，推翻匪偽暴政，如果他們願意留下來，我們馬上送他到台灣，保證他們的安全與生活，如果因家累不能留下來的，隨後仍然送他們回原船，並送他們每人一份禮品，內有香煙、火柴、肥皂、牙膏、大米、麥粉和衣服、衣料布疋等日用品，米麥都用小包，一包一包的包裝起來，便於攜帶和收藏，布疋衣料，可以隨身穿着或裹在身上，其他各項日用品，都是容易收藏在身邊和船上的，這樣使他們重回匪區時，才不易被匪幹搜查沒收。同時在艦上播放音樂、歌曲，使他們如沐浴在春風裏，激發他（她）基本的善良的人性，增進他（她）們對人類的同情心和愛心。他們當有一部份願意留下來，其餘則多數熱淚盈眶，感激不盡，依依不捨地下船離去。

這一海上漁民宣慰工作的效果甚大，據事後情報獲悉，這些漁民回到匪岸時，馬上被匪幹登船檢查，把有關禮品逐一沒收以去，當然也有漏網的沒有搜查到，下一次他們再來時，又把它拿出來（如蔣總統像、國旗等塑膠製品等），表示他們對我們的敬愛，並且說曾因匪幹搜查而引起相當大的反抗，造成暴亂，使匪幹搜也不好，不搜也不好，造成了匪偽一件相當頭痛的事情。這是我們宣慰義胞而收到的心戰效果。

在接待和宣慰中，我們也曾遇見過匪幹的假冒和不合作，假冒的我們很快的就發覺處理了。不合作的如在義胞中故意表示不飲、不食、不言、不理，或對其他義胞以兇狠的態度，示意他們不要接受我們的招待，並且把送他的香煙等丟棄

不用等等。這以在海上宣慰中為最多，另一次是一艘匪區三桅運貨木造大船，載運軍糧及軍用物資偷駛廈門被我攔截來金，予以善意的接待。但他們這種堅持頑固的態度，很快被事實屈服了，在其他義胞陸續吸煙、喝茶、飲酒、用餐時，到最後，他們終歸全部接受了，臨行時態度也改變得和善可親，並且還主動的要求，可否再送他一些東西。同時說，他們作了幹部，不能不當眾表示一下，這便是他們肺腑之言。這些接受過我們接待和宣慰的漁民，如果繼續發展下去，便可形成一股力量，變成我們的反共種籽，心戰尖兵。

政治登陸心戰優先

凡是關心國事的人，都會有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究竟何時反攻大陸？其實，反攻大陸，在若干年以前，老早就已經開始了。那就是政治登陸，優先的心戰工作。

金門的心戰工作，作的非常積極，心戰設施也很充實，所獲效果特大。概略可分為空中、海上、陸路幾方面。空中有強力心戰廣播電台，效力可遠達大陸內部和邊疆——蒙古、新疆、西藏，都在涵蓋範圍內，敵人會多方設法干擾，亦無法阻撓。另有空飄汽球，分高空、中空和低空幾種，在空中停留的時間，少者五小時以上，多者則達數十小時，可以深入到內陸各省，遠及西北邊陲，前面已經說過，它是我們心戰工作最有力和最有效的一種工具。

海上則是漁民宣慰和「海飄」物品，這一工作的效果不小。匪偽也會東施效顰的海飄物品到

我防區，但其品質和技術的低劣，有如他空中放的風箏一樣，使人可以馬上聯想到匪區工業的落後，人民生活的困苦，我們已經丟棄不用的東西，常常還由他們沾沾自喜的津津樂道，厚起臉皮的自誇一番，宣傳效果適得其反。

陸路無法直達大陸，但可由砲兵發射宣傳彈，把各種傳單書畫砲射過去，使匪區軍民檢閱。我們射擊的目標，以不傷及生命財產為主，匪軍還射時，往往擊中民房，傷害無辜。



民國五十年七月二日陽明山第一次會議人士訪問金門在心戰指揮所留影右起第五人為張豐緒，左為本文作者。

另外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喊話了，我們在大、小金門，大胆二担都分設有若干處對敵播音喊話站，效力可達對岸，連河廈門地區，尤其對廈門市區的喊話效果特大，敵人聽了不少的干擾站，亦無法阻止我對他們強有力的喊話，使敵人頭痛萬分。相反的我們在金門有關地區，也設有不少的干擾設施，使敵人的廣播與喊話不生效力。

以上各種心戰成果，和我與匪心戰實物的比較，以及匪區來歸義胞的衣物，與俘獲敵人的武器彈藥，在金門的「首光樓」中都有陳列，到過金門的人，也都親自看到過。對我與敵心戰的優劣，都有一清晰的比較，前文也有適當的介紹，恕不贅述。另外還有軍事上的心戰活動，亦併從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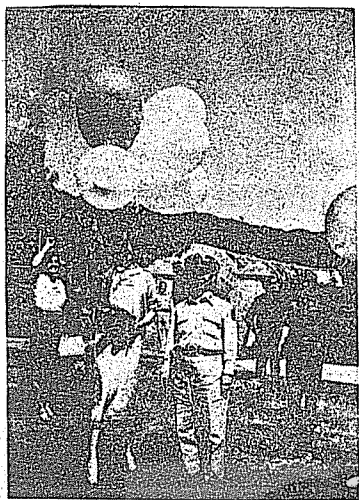
艾森豪訪華，匪送大禮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將軍，乘聖保羅號航空母艦來華訪問，十時自基隆乘直昇機飛抵台北松山機場，受到我自由中國約六十萬軍民的盛大歡迎，隨行白宮記者二十人，並於當日來金訪問，接待工作又落在我的頭上，但這一次的接待，可比平常的接待大不相同。那就是有名的「六一七」和「六一九」的敵我砲戰——僅次於「八二三」砲戰後的一次敵我大戰爭。

共匪設在福州的電台，曾於六月十七日下午六時反覆的廣播說：「爲了反對艾森豪總統訪華，決以武力打擊，於十七、十八、十九三天，砲擊金門，如有反抗，決予人民的打擊」等荒謬詞句。我方當即以廣播答覆三點：(一)一般射擊，不

予理會；(二)如我有損失，決予還擊；(三)希望福建沿海軍民，迅速進入安全地區。至九時，匪即以各型大小火砲向我金門各處射擊，九時五十五分漸疏，十時停止。至午夜十二時起，進入十八日時間，又開始夜間第二次射擊，至深夜〇時四十五分停止，共落彈八萬五千九百六十五發，我軍民少有傷亡，民房被損毀二百餘間。

六月十九日晨七時，匪砲再猛烈射擊，八時暫停，九時，台北廣播，艾森豪即將離華，匪又向我射擊，這時我防區官兵已忍無可忍，紛紛要求予匪打擊，我為報復其殘暴，遂於十時開始猛烈還擊，砲聲隆隆，槍聲拍拍有如大鍋稀飯沸騰，為三天來砲戰最激烈的一次，至十時半匪砲漸疏，我亦暫緩還擊，自是逐漸稀疏，十一時後，戰況全部沉寂，無形中結束了這一次砲戰。六月十七日晚砲戰將起時，我正在營區內指



本文作者與美國記者克拉克夫人合影。

揮各單位備戰事宜，突接報告，謂我女青年工作隊同志一批，尚在某處工作未歸，即以電話聯絡不通，再派出專車往接，行至中途，匪砲已開始發射，這些女同志不愧為巾幗英雄，大家都能沉着機警，以加速的進度，奔至各個避難位置，幸無損傷，但聞砲聲震耳欲聾，彈光掠空嗚嗚而過，與照明彈、探照燈光相互交織，構成一幅美麗的煙火圖畫，我穿遂於此圖畫中，也自覺成了畫中之人，把心一橫，死生有命，任務為先，內心安祥，也就順利的渡過了一次險關。

事後檢討，共匪此次共射擊十七萬餘萬砲彈，除對世界狂吠叫囂，不起任何作用外；對我金門，則徒然表現其殘暴與醜惡的面目而已。我方亦無若何重大損失，但却收了一筆大禮，彈片檢拾運台標售，又給國庫增加一筆可觀的收入。檢拾軍民也都各得了一份相當優厚的酬勞金。如是而已，匪砲何懼哉！

長官厚愛，槓上開花

成金四年，我在戰局緊張時赴任，在局勢稍緩時回台。平日我抱着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任何危險的地區，總要親身去經歷；任何艱苦的生活，也要實地去體驗，身在前線，定要堅持一種不怕苦和不怕死的精神，這樣你才能履險如夷，安之若素；你才能適時有效的達成你的任務，推進你的工作。同時更要時時注意鍛鍊身體，營養精神，這樣你才能於緊急事件發生時，從睡夢中一躍而起，日以繼夜地持續工作，不眠不休地支撐到最後五分鐘，獲得長程賽跑的最後勝利。自

然，在心理上，早就確定了「一個信念：『把身體交給工作，以生命報效國家』。這樣，你才能主動的去找事做，而不是等事做，努力去推進工作，創造事業，而不是聽天由命，以拖時間來解決問題。此外，更重要的，還要隨時提高警覺，當心敵人隨時向我發動進攻，從天空，從海上，甚至敵諜滲入潛伏在你的身邊，這種敵情觀念的不時自我警惕，你才能把戍守前線的意義和價值，昇華到最高度，而自己感到上前線是一種榮幸，而不是一種苦差使。以上一些淺薄的愚見，可算是我成金期間的一點些微的心得。

成金期間，我自己只知道努力和拼命工作，不敢說有何成績，幸蒙各級長官的愛護，平時不斷的獲得精神和物質的獎勵，最後司令官劉上將還特地保我榮譽，槓上開花；更蒙上級拔擢，調升回台。辛勞總是有代價的。

以上僅是一些簡短而片斷的回憶，離金已逾十年，今天的金門，當然比過去更為壯大，更為堅強。但願由此坦蕩壯闊的跳板，早日揮師反攻，光復大陸河山。歲月悠悠，我們願意一代接一代的繼續努力奮鬥下去，不達目的，誓不終止。

懷鄉集葉禪貞著

再出版書
定價台幣叁拾元

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款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